



许春樵印象

■ 安徽合肥 轩嘉炳

1991年5月,我应邀赴北京参加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主办的读书会,在见到了臧克家、张锲、肖复兴、鲁光等文学名家的同时,意外邂逅了大学同学许春樵。

在读书会上聆听名家名编讲课的同时,为活跃气氛,主办方邀请来一拨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研究生参加联欢会。这些研究生能唱能跳,多才多艺,还会用意大利语集体演唱帕瓦诺蒂的《我的太阳》……把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其中有一位瘦瘦的男生看着挺眼熟。听口音,还是安徽人;再一聊,原来是我分别多年的大学同学许春樵。“他乡遇故知”,我俩甭提多兴奋,当晚把酒言欢,可以说是一醉方休。

许春樵毕业后回到天长一所中学任教,不甘寂寞的他业余时间创作了多篇小说在刊物上发表,还被多家权威期刊屡次转载,已是有名气的青年作家。更令人高兴的是,研究生毕业后他应聘到省城一家报社工作。当时春樵他们干劲十足,殚精竭虑地自办发行渠道,革新谋划版面、精心策划选题,培养文学新人、聚焦热点话题。“磨刀不误砍柴功”,在昏天黑夜的工作期间,他的一篇篇文稿发表在报

刊上,好几部中篇小说发表后受到好评,获得了“安徽文学奖”“上海文学奖”“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”等奖项。当年,很羡慕他不仅获得了荣誉、获得了奖金,还在炎热的夏天搬回了奖品——一台让人眼红的窗式空调,这在“短缺经济”的年代是有钱也难买到物品。在电视上看到他领奖时踌躇满志的身影,由衷地为老同学取得的傲人成绩高兴。

不久,春樵就任报社编辑部主任、出版社副社长。在人们以为他将要走仕途时,他却兜兜转转,又回归文学创作的本行。难能可贵的是,在八卦揭秘、风花雪月的文字充斥一些报刊时,他固守初心,辛勤耕耘,短短几年时间,先后在人民文学等国家级出版社推出了《放下武器》《男人立正》《酒楼》《屋顶上空的爱情》四部长篇小说。当“男人系列”四部长篇在安徽图书城签名售书,读者排队蜿蜒如一条长龙。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影、电视剧。

难能可贵的是,从乡间小路走向文学大舞台的许春樵,生活中为人热情,依然是快人快语,遇事从不藏着掖着。文学青年遇到了困难,他真心诚意帮助并热心指导。虽忙,但文学创作从不放松。近年

来,他的小说《麦子熟了》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2016年10月头条推出,随即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权威杂志转载。短篇小说《遍地槐花》在《安徽文学》发表后,又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当选为省作协主席后,在讲学、采风等事务性工作增多的情况下,他仍一如既往地“码字”。最近,又一部长篇小说《下一站不下》在《小说月报》(原创版)2021年11、12期连载,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,在商品大潮屡屡拍岸,股市涛声时时震耳的环境中,在文学和阅读被边缘化的背景下,难得春樵能保持一颗平常心。他上高原、游大海、进高校、踏田野,还应邀到巴基斯坦、俄罗斯等国访问讲学。在文学创作进入了丰收期的同时,他的身材也从当年瘦瘦的模样有向弥勒佛方向发展的趋势,只是喜爱的红烧肉再也不敢多吃了。

想起当年让人备感疑惑又十分蒙圈的用外语唱歌之事,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谜团,他后来再也没有用外语唱过歌。不过,在同学、朋友的心中,春樵这个属“虎”的兄弟,始终是一个有梦的人、一个有爱的人、一个勤奋的人,更是一个“会讲故事的人”。

德令哈遐想……

■ 安徽合肥 耿志国

我到达德令哈,是在七月上旬。上世纪的1988年7月25日,安徽安庆的海子也到了德令哈,并在那个冰冷的雨夜,写下了他的名诗《今夜,我在德令哈》:

姐姐,今夜我在德令哈
夜色笼罩
姐姐,我今夜只有戈壁
草原尽头
我两手空空
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
姐姐,今夜我在德令哈
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
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
德令哈……
今夜
这是唯一的,最后的,抒情
这是唯一的,最后的,草原
我把石头还给石头
让胜利的胜利
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
一切都在生长
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
空空
……

这首诗即便今日读来,依然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感:那夜有雨,夜色笼罩戈壁、雨水中荒凉的城;草原尽头、两手空空、悲痛、泪滴;唯一的、最后的、空空……这些充满了孤独、悲怆、绝望、死亡般空寂的文字,足以说明,那夜,尽管七月下旬,不至于很冷,但孤寂苍凉充盈于诗人海子的每一根毛孔,令他深感戳心的寒、刺骨的冷,无意间,他用令人颤栗的诗句,下意识地为自己预敷了自己的宿命。果然,第二年的3月26日,在山海关,铁道上,日落时分,海子以安娜·列卡尼娜同样的方式,迎着呼啸而来的火车,结束了自己25岁年轻的生命……

那时的中国社会,正在快速地、大幅度地转型,全面地进入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发

展阶段。那时,我偶尔读到过一首诗,记不得是谁写的了,只记住了其中一句“诗人在三十岁前死去”。当时,我心里在叹,难怪见不到好诗了,原来写诗的人,都在30岁之前死掉了:人死,或心死……恰逢其时,海子死了。生前,他并不出名,死后,却声名鹊起。说明了什么?说明商品经济大潮虽淹没了人们心中的诗情画意,但人类骨子里对诗与远方的向往与追求,任何潮水都不能将其彻底吞没!

海子死了,他的死,是个偶然,更是必然;文人们,尤其是自恃才情而过于敏感且脆弱的诗人们,是很难适应也很难见容于俗世的。譬如:一生都在漂的李白,一生都是苦的杜甫,一生都在愁的李清照,一生都是坎的苏轼,等等,等等。海子死了,在他自己25岁那年死了,比那个写出了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精妙绝句的王勃27岁死时,还小了两岁。

海子的死,是中国当代诗歌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标志着崇尚诗歌与梦想时代的结束,但不是灭绝……海子到达时的德令哈,无疑是一座荒草与寂寞充盈的城,是一座让清风与白云留恋的城,梦境一般飘渺,田园诗般清幽,海子孤寂凄苦的灵魂,没能在那里找到可以安放之所,可惜呀,可惜,若是放在今日,今日的德令哈,绿树蓝天,成了瀚海戈壁升起的一颗璀璨明珠,一定能温暖海子那颗冰凉的心……

如今,美丽的德令哈并没有忘记海子。在美丽的八音河畔,建了一座海子诗歌陈列馆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狄吉马加题的两句诗:“几个人尘世结缘,一首诗天堂花开。”呼应着海子的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,令人有些唏嘘伤感,也有些抚慰温暖……德令哈是青海省海西州府所在地。

巴音河从市区由南而北流过。天刚下了阵雨,路面有积水,两旁绿杨高大笔直,整齐排列,绿化带呈嫩绿,很养眼……

在春天撒野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春

春天的事得在春天里做,如同河水煮河鱼般,才新鲜可口。

拾阳光一缕,去了初春的原野。三几个好友,挑荠菜,垂春钓,各取所爱,心情放纵开,余下的全然是轻松明快。荠菜长在春荒里,三三两两,春刚刚开个头,众多的草还没绿,荠菜挑眼,远远的就能看到它的身姿,仅仅高于尘土,却成就了一方土地上的清香。荠菜好吃,包饺子、煲汤都是好食材。主妇们喜欢,走春的人更喜欢,挑荠菜,挑的是慵慵的心情,是对春的考量。

春发万物,荠菜仅是开端,不久野草就会处处生情,表达的方式更多、更从容。实际上荠菜分布广,城里的绿化带、草地上多得很,就连阳台花盆里也有身影。前几天和妻子逛花市,买了几盆绿植,让我们惊喜的,除了花木本身,就是伏在盆土里的荠菜,如同春的心,怦怦然。荠菜算得上春的信号,它在,春就在。

不过原野上的荠菜更抓人,它们走过严寒霜雪,绿的颜色更苍劲,勃发的香气尤其是浓郁。同行的几人,知荠菜懂荠菜,她们弯腰于土地,把荠菜当作了知音,絮絮而谈,也不知想用这款绿,烹饪出什么样的美味?但不管怎样,春味一定十足。

一泓水被鱼搅动,鱼的影子自然和春风有关。春钓浅滩,浅滩有草,有谈论风情的鱼们。垂下一份心境,春又多了份活泼。

冬已远去,曾经的寒冷和凋零,代之的是一抹欣喜。如阿多尼斯所说,世界让我遍体鳞伤,但伤口长出的是翅膀。塘口边柳丝飞扬,鱼浅翔戏柳,都是翅膀在飞。我有心垂钓,却让鱼和柳丝牵着走,心自是静不下来。我知道我的一场春钓,一定会空手而归。边上的老人却频频提竿,偌大的鱼在空中纠结,搅得春风抖出涟漪。老人说,钓鱼如钓自己,看清自己,也就看准了鱼。春天里钓鱼的哲理,似乎和季节不相匹配。我低头看脚下,踩出的印迹,已被小心的绿填得满满的。

我想,我是被春钓了一把,只不过春没有一竿有形的钓具。去年冬天,朋友送了我块鱼化石,我细细观赏,这化石一定是在春天形成的,碧波尤在,陪衬的叶,尚在绿芽萌出时,微风吹动下,斜斜地作着姿态。我陡然去想,不知可有垂钓者在场,如然也会成为化石,凝固在春天里。还是有鱼咬钩,我决定放弃了。我不想春天里和一条鱼斗智斗勇,春是我的,也是鱼的。在春天里撒野,撒出的是心情。着眼于脚下,目光追踪,春就稠密得扯出如饴糖的丝来。中午小酌几杯,随行的人都有了醉意,索性放浪自己,再去和荠菜、青蒿婆婆纳们纠缠,俗世如此,撒泼于田野,枕一段初春的记忆,美好。